

開放文學－科幻寓言－新紀元

第十八回 萬圖南失利喪紅海 金景澄冒險陷冰房

話說那瓶子裡盛貯的，原來就是麥克從空氣中取出的炭氣，這炭氣沒有用藥水製成肥料的時候，還是只有氣味而無形質，那氣味異常毒烈，比從驢馬糞中取出的阿摩尼亞的氣味，還要毒烈幾分。人若聞了這氣味，登時腦筋腫脹，七竅流血而死。所以這東西的力量，直抵得綠氣炮，閒話休提。

且說麥克在艙面上，親自動手，把瓶蓋盡行揭開，頃刻之間，那有氣無形的炭氣，都從瓶子內氤氳而出，衝入九霄，瀰漫於上下五六里之間。在麥克自家，是鼻子管裡早已塞了辟除炭氣的藥條，沒有什麼妨害，可憐那萬圖南正帶子氣球隊，由蘇伊士河南口，橫空而至，還沒有到敵艦隊頂上，那氣球裡面的軍士，只覺得有一股奇臭的氣味，觸著鼻子，直透腦筋，便一齊昏暈過去，有的從雲端裡弔將下來。萬圖南在後面瞥見，猜不出是什麼緣故，正欲朝後退走，忽然自己一個頭暈，也跌在氣球之內，於是全隊五具氣球裡面的兵士一時都中了炭氣之毒，連那日光鏡、電射燈等紛紛都落在海中。那氣球失了自由的運動，有的飄至蘇伊士河的岸上，有的就落在海中，霎時間滿天的氣球，被炭氣收拾罄盡。麥克在下面見了，說不出滿心歡喜。此時瓶子裡的炭氣，已盡行衝入空中，毫無餘剩，人立在瓶子旁邊，已無妨礙了。便入艙中，請了昂飛的安出來，告訴他適才中國氣球隊落海的情形，又把水面上飄的氣球指與他看。昂飛的安便要教左右軍士放下舢板，入海打撈。麥克連忙止住道：「中國人心思叵測，須防他在水底用什麼化水為火之法，來此暗算。請從速傳令，教各國兵艦立刻起碇，開到對岸過去停泊，以防損害。」昂飛的安聽說，便依言傳出令去，教各艦駛開。內中有兩艘塞爾維亞的兵艦，帶這兵艦的統領，名叫僕路斯，見中國氣球已經殘滅，昂統領還要教各艦遠避，不知是何用意，因而俄延了半響，直待昂飛的安二次令下，方才起碇，所以這兩艘兵艦，獨落後單行。僕路斯坐艦正行之間，看見前面水面上有一具氣球，迎面漂至，僕路斯不曉得這時秦監運來的埃兵，早已把藥水傾在水面，因為一時高興，從懷中取出手槍來，對準了這氣球開了一槍，不料槍聲未絕，那水面上的火，早已烈燄騰騰的冒將起來，僕路斯見了大驚，忙棄了手槍，教司機的兵工，開足了電機，急速奔避。可憐已奔避不及，瞬息之間，兩艘兵艦都葬身火窟。麥克與昂飛的安在前面遠遠望見，知道這火是中國軍士放的，只得相與頓足歎氣了一番，想不出方法救援，只好罷了。

不說蘇伊士河北口起火，且說黃之盛自從氣球隊起程之後，與居羅士飲了幾杯酒，便走出艙外，用測遠鏡看了一看，又走進艙中舉杯再飲。飲了一會，那壁上的對時鐘已鳴過二下，黃之盛因放心不下，又走出艙外，用測遠鏡仔細再看，忽然失聲叫道：「阿呀不好，氣球隊此番失利了。」居羅士與合艦的軍士聽說，都走出來觀看，果然西北角天上，已不見一個氣球蹤影，於是大眾議論紛紛，猜詳了半響，忽然又看見西北角天上，起了幾陣濃煙，好似焚燒敵艦的光景。黃之盛正看之間，左右報知秦監回來繳令。黃之盛見了秦監，便問他氣球隊的消息，秦監道：「某在水底並未曾上岸，是以不得而知。」這日黃之盛等至天晚，不見氣球隊駛回，料已無望，到了次日，方由偵探隊探知氣球隊覆沒與塞爾維亞軍艦被焚的確信。黃之盛聽說，心下著實感傷，暗想敵軍屢用這種殺人最烈之物，有背平和會禁約，現在氣球隊已覆亡，金凌霄的日光鏡已無用處，劉繩祖的化水為火藥水又罄盡無餘，敵艦既不得近身，就是流質電射燈也一無所用，不得已傳令教把各艦的統領以及參謀文案等官，傳到自己坐艦上，商量破敵之策。金景澄道：「敵人所用炭氣殺人之法，某也略略曉得些，只要用火油將外罩衣服濕透，便可辟除他那炭氣。請元帥將軍衣發出數百件，交某用火油制好，俟下次開戰時，便命軍士穿了這衣去臨陣，自然無妨。」

黃之盛道：「你這法子係從何處得來？曾經試驗過沒有？」金景澄道：「前此一百年孟買石叻等處，因為暑天街衢間炭氣太甚，有妨衛生，有人教把火油傾潑街上，以滅炭氣，試之果然，因此就傳下此法。某也會試過幾次，確是有效。」黃之盛道：「既然你有這個法子，那就很好，只要這衣製成，那就可以設法與敵人開戰了。」這日黃元帥便命管軍械的官，發出一千件軍衣，交與金景澄。過了兩日，金景澄已經將火油衣制好，繳上請驗。

黃之盛遍問軍中，誰敢著了這衣，到敵軍屯泊的地方搦戰。大眾都說，敵人炭氣厲害，恐這火油衣未必濟事。問了半天，無人敢往。金景澄聽說，不覺氣滿胸膛，自己來見黃之盛，說請元帥將梭鷺那裡得來的水上步行器，發下二□三具，軍中常用的頭號炸彈，也發下五六□顆，交某拿去，任憑某在軍中，邀二三□個膽大的同志，前往搦戰，管教轟壞他幾艘鐵甲轉來，教大眾明白某這火油衣的功用。黃之盛聽說，便點頭應允，命管軍械庫的官，把步行器、炸彈兩樣照數發交金景澄。金景澄立刻邀了軍中的勇士三□名，人人乘了水上步行器，懷了炸彈，辭了黃之盛，徑向蘇伊士河北口而進。

這日是□月二□八日，麥克與昂飛的安見中國艦隊寂無動靜，料是去調援兵了，所以也沒有什麼準備。到了晚上初更以後，金景澄和眾人已抵了敵艦隊之旁，仰見各兵艦都燈火明滅，不曾將電燈光放出來，水面上漆黑的，並無一艘巡察的舢板，便悄悄的走到各敵艦之下，將炸彈拋將上去。霎時間只聽得各艦上乒乓震響，這壁廂炸塌了舵樓，那壁廂炸斷了樁木。

昂飛的安與麥克，聽得軍士們喧嘩，各艦上響聲不絕，慌忙走出來查看，只見迤南一帶軍艦上火星亂迸，麥克猜著是敵兵來到，要想仍舊用炭氣抵禦，無如炭氣只能上升，不能下降，莫說金景澄等穿有火油衣，炭氣不能加害，就使果能加害，那兵艦離水面總有一二丈高，金景澄等立在艦下，豈是炭氣所能及，所以昂飛的安與麥克兩人俱慌了手腳，急傳令各艦，一齊起碇朝後退避。昂飛的安親自動手，放出電光，向河面映視，金景澄看見，防他開炮，忙招呼大眾，急急避向兩岸。須臾，昂飛的安率領眾兵艦，退往北方，有□餘里之遙，才次第下了碇。

這裡河面之上，黑洞洞的已無一人，金景澄因大眾在水面上立的腳酸，便商量上岸去小憩片時。此時各人身上懷的炸彈，已用完了，只各帶短刀一柄，上得岸來，把步行器擱在一旁，走了幾步，忽見前面有一座大鐵屋，規模甚是宏敞，但是四圍靜悄悄的，似乎沒有什麼人居住，又找不著門在什麼地方，金景澄還疑這屋子是敵軍屯糧的所在，只為方才敵軍敗退，把看守的軍士嚇走了，所以這般冷靜。道猶未了，看見西北角上開有一個門，金景澄是細心的人，因為大眾要進門去觀看，便留下五六個人，教他在門外看守，其餘的隨著自己同走進這門。原來門以內，乃是彎彎曲曲的一條長街，眾人走進這街，不到一百步，只聽見地下喝咚一聲，踏著了一塊鐵板，金景澄聽得，連忙止步不前，招呼大眾由原路出去，不想走到門口，那兩扇鐵門，不知何時已關上了，而且四面光光的一些縫都沒有。金景澄只嚇得目瞪口呆，連聲叫道：「如何是好！」眾人也異常發急，有的把火柴點起來照照看，果然那門與兩面鐵板相平，直似天衣之無縫，有的便拔出佩刀來，向門底下亂撬，那裡撬得動分毫。大眾亂了一會，金景澄漸漸覺得身上冷颼颼的，像是要穿棉衣的模樣，不覺失聲叫道：「阿呀，這裡是地中海相近，無論冬夏都是熱極的地方，那裡有這般冷法，一定這裡面有蹊蹺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回轉身來，仍舊走進這長街，一直走過那塊鐵板，覺得裡邊空洞洞的，忽然寬闊起來。眾人身上愈覺冷了，停了片時，似乎屋中的中間，微微的有些風聲，金景澄走向前面，摸出火柴來一照，見有一個鐵管，從屋頂上垂下來，那鐵管足有六七寸的口徑，金景澄道：「哦，我們身上冷的緣故就在這裡了。」便將這鐵管子用衣服塞住，無奈這管口倒懸空際，離地有八九尺高，人的手斷乎撩不著，內中有一個最膽大的人，向眾人說道：「請諸君都立在這鐵管之下，待我站在諸君的肩上，去塞這鐵管，就是失足掉將下來，有諸君相扶，也跌不到地。」於是眾人便攢立在一處，這人先把身上的軍衣腰帶，與足上的皮鞋一概脫下，然後慢慢的爬在一個人肩膀之上，站穩了身子，立將起來，隨手把軍衣包住鐵管的口子，用腰帶箍住鐵管的四圍，用力紮緊。金景澄恐怕一層軍衣，還要泄氣，便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帶子，也脫了下來，交給這人，教他再拿來包在鐵管上。包紮已畢，然後這人才跳下地來，大家都席地而坐，金景澄道：「若不將這鐵管遮沒，少時把屋子裡空氣抽盡，我們大家就要變成了一個冰人，現在雖然將鐵管遮沒，然而一兩日以後，屋中的空氣，也要吸盡，又斷了飲食，我們大家也總是一個死。」說罷，連連歎息。眾人也隨著歎息，坐以待斃。不提。

且說適才守在這鐵屋門外的五六個人，見大眾進門之後，少時忽聽得轟然一聲，兩扇鐵門一齊闔上，不覺相顧錯愕，道猶未了，只見前面火光一片，有一群軍士，從鐵屋之後走出來。

正是：為侍油衣輕大敵，誰從冰屋救英雄。畢竟不知金景澄能出險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